

长篇小说

胡诺皋 著

有关的日子

2

漠北秘境

与
次
墓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长篇小说

胡诺昊 著

有关的日子

②

漠北秘境

与次生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盗墓有关的日子.2,漠北秘境 / 胡诺皋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640-3952-3

I. ①与…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7124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11千字

版 次 /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王 丹

定 价 / 28.00元 责任印制 / 母长新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六章 / 真相后面是谜团 / 1

历史和考古永远是一门遗憾学科，你在有一个新发现，破解一个萦绕很久的谜团之后，还不等兴奋劲儿过去，就会发现在解开这个谜团的同时，会出现更多的谜团等待你去解开。

我不禁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这个秘密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似乎它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无底的深渊，而我们却无助得不能自拔。

第七章 / 老孙头的奇遇 / 45

时间就这样在煎熬中一点点度过，不知不觉间，老爷子仿佛已经禅定了一般，竟然看了好几个小时。

正在我内心极度挣扎，踌躇着是否要过去问问的时候，老教授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摘下了老花镜，揉着眼睛，转头用兴奋的眼神看着我，问道：“小伙子，这东西你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这……这简直太有史料价值了。”

第八章 / 失落的遗址 / 105

等待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个人无法控制结果，却又想知道。好在“肉和尚”识字的水平不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肉和尚”满脸痛苦地抬起头来。这种表情预示着两种结果：一是那些字他不认识，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此看来，就只能是第二种可能——他读懂了这段文字，却解释不了自己的疑问，反而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第九章 / 秘葬圣地 / 155

这真是鬼斧神工，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呀。可是，他们既然有移山填海般的决心，为什么不另辟风水宝地去修建陵墓，而不顾礼制，“鸠占鹊巢”，以古时柔然帝国的一个遗址作为皇陵群的入口，实在匪夷所思。

第十章 / 诡域玄机 / 203

“元朝人兴师动众在这里经营将近百年，却做梦也没想到，这第三层的路口竟然在一棵空心大树之下，这确实有些难以预料。也难怪蒙古人找不到，我们如果没有几件古物和‘肉和尚’这种人才，恐怕也很难找到，二者缺一不可。”秦爷稍作停顿，自言自语道，“可是，这第三层到底有多大？里面到底有什么？为什么我们在邙山找到的几件古物会在同一刻产生感应和振动？”

第六章 真相后面是谜团

历史和考古永远是一门遗憾学科，你在有一个新发现，破解一个萦绕很久的谜团之后，还不等兴奋劲儿过去，就会发现在解开这个谜团的同时，会出现更多的谜团等待你去解开。

我不禁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这个秘密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似乎它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无底的深渊，而我们却无助得不能自拔。

地下湖

在我、二平和刘琨看来，去不去发现清风老道的阴谋与我们基本无关，我本来就是投机主义分子，能够避过这些危险是最好的了。二平和刘琨这次也都收获颇丰，所以我们三个是想赶快出去。而伊藤叔侄可以肯定是要继续追查这件事情的，因为这里的每一个线索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最关键的是看秦爷的决定了，首先，毕竟他是这次科考的总指挥，虽然科考队到最后变了味，成了盗墓小分队，但是不管怎么说，秦爷这指挥的头衔还是在脑袋上顶着的。其次，我们这两队人，谁离了秦爷似乎都寸步难行，很明显我们五个人都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秦爷这个“惯犯”对我们两拨人来说，都太关键了。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秦爷，他看来也明白我们的意思，是让他表态并决定一下我们到底要选择哪条路线。以我的想法，秦爷十有八九应该选择一条安全的路线，这家伙虽然满嘴仁义道德，但说到底，还是个盗墓贼，必定会为自己打算。再说，那些所谓的古人之间的阴谋秘密，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除非他脑子短路，才会去自找麻烦。不过一旦秦爷也撂了挑子，我多少也有些过意不去，毕竟这么做，对月亮有些不公平，不管怎么说，这小丫头对我还真不错，我们这么做也不是太仗义。

不过秦爷的表态马上打消了我的疑虑，这家伙竟然坚定地要弄清楚清风的阴谋诡计。这可大出我的意料，这位爷干什么这么执著？事情到底干他鸟事？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和你有什么关系？

可他既然这么说了，我们也没办法反驳，毕竟离了他我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离开这里，我们三个单独行动的危险程度，似乎要比跟着他们去《Discovery》还要大一些，谁知道这黑咕隆咚的山洞里还能蹦出什么古怪的玩意儿。没有办法，我们也只能流氓假仗义似的马上表态，其实我们本来也是要坚决粉碎“清风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帮助我们可敬可爱的日本“友人”脱离水深火热的困境。

秦爷走到二平身边，说道：“二平兄，现在又要劳你施展秘技，带我们找到这黑镜廊里隐藏的秘密了。”

二平点头道：“秦爷不用客气，既然大家都决定返回去，我必定会全力以赴。”说完，二平辨好方向，带领我们重新走进了黑镜廊。

我和刘琨还有秦爷都经历过一次类似的事情了，而伊藤朗和月亮却没有见过这么有创意的活动，纷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在二平的带领下缓慢地在黑镜廊里前进着，逐渐地我们和上次一样又偏离通道的中轴线，走向了一边的墙壁。当我们走到紧贴墙壁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另外一条通路果然又一次神奇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伊藤叔侄之前哪见过这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条通道竟然凭空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绝对是魔法。

伊藤朗愣愣地看着这条通道，嘀咕道：“这太神奇了，估计这就是清风修建的秘道了，真是难以想象。清风在这里面隐藏了什么东西？”

听伊藤朗这么说，我摆了摆手道：“我们在这里猜也没用，大家谁也不是清风那老道肚里的蛔虫。不过看这家伙弄出这么残忍的水晶尸阵和人皮坑来拱护这个秘密，估计也不是什么善类，说不定是什么妖道之类的人物，大家往后行动一定要小心。”

二平笑道：“李晋，现在说话越来越有大将风度了，尿，憋三日……”

这家伙还没说完，就让我给制止了：“算了算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下面的词，你小子别整天瞎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过一会儿你让阴霜给裹住，看你还有闲心贫吗？”

二平悻悻道：“裹住就裹住，那我还来了个‘银装素裹’呢，一样很帅。”我也拿他没办法了，呸了一口：“你还‘银装素裹’，我看你是‘淫荡素裹’吧。”

说话间，我们已经在这通道里走了一段时间了，随着我们不断地深入，通道变得越来越陡，最后我们的身体都很难保持直立。我们正走着，队伍后面不知道是谁突然滑了一跤，本来路就难走得很，他这一滑不要紧，不知道是用多米诺骨牌形容好，还是用保龄球的原理比喻比较恰当，反正我们被后面的这位“高人”这么一撞，根本收不住脚步，纷纷顺着倾斜的斜坡滚了下去。

六个成年人一起滚起来，想必如果在一旁观看的话应该是蔚为壮观的，但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可就不那么惬意了。本来大家就有些疲劳过度，再加上这么连碰带撞，又翻又滚的，情况可以用糟糕来形容，心情可以用悲愤来描述，效果可以用狼狈来体现了。

就这样滚啊滚啊，终于，当我们六个人借助于摩擦阻力停住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竟然来到了一个湖的岸边，确切一点说，是一个地下湖。

坛子宫（1）

当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大家不免觉得有些奇幻，这

似乎很像《地心游记》里面的片段，巨大的地下湖，神奇的史前生物。可是，这样的景象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现实里面。

由于现在我们手里的照明设备有限，这次进山并没有带照明弹这样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确定这片湖泊的具体范围，但是根据常识判断，这里应该是刚才的温泉水以及其他的地下水源汇合成的一片水域。

我看了看远处茫茫的黑暗，跟秦爷商量：“我们最好先围着岸边搜寻一下，看看这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眼下我们不仅要想到如何查清真相的问题，还要提前计划好，我们要怎样及时撤离，否则，危险程度你应该比我清楚。”

秦爷对我的提议很是赞同，于是我们首先在原地做好记号，然后打起手电顺时针围绕着湖泊，开始地毯式的搜查。不走不知道，真正走起来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湖泊的大小似乎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走了半天好像进展也不是太明显，而且四周一片黑暗，我们的手电也仅仅是几道光柱，射出没多远就淹没在这无尽的黑色之中了。

这种情况让我们更感觉前路茫茫，而且现在我们必须要快，因为反噬的阴霾还在不断地蔓延，我们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如果我们再不加快速度，估计不用多长时间就都会化为粉末。

我这边正心急火燎，却听刘琨在一边又喊了起来：“快过来看，这里也有尸骨，就是我们在水底神道旁边发现的那种尸骨。”

我听他这一喊，脑袋“嗡”了一声。大家急忙围了过去，一看之下果然不错，这确实是我们从水底神道冲出之后发现的那种大型猫科动物的尸骨。不过这一路走来，现在我们心下了然，这种骨头很显然是棒杪的骨骼。

这种骨骼很多，散落在山壁边上，而远离山壁的位置却基本没有。

这绝对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根据我们在水道里听到的那些笑声，可以肯定还有大量的梼杌存在。可是，让我们奇怪的是，从这些尸骨上看，这些死去的梼杌并不是正常死亡，那也就是说，梼杌在这山腹之中应该还有天敌，竟然可以以梼杌为食。我简直不敢再想下去，这会是一种多么恐怖的生物！

不过既然梼杌我们都对付不了，再加入一个新的劲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反正情况已然这么糟糕了，一只梼杌也是放着，一群梼杌也是赶着，再加上一些别的东西倒也无所谓了，反正“虱多不咬，债多不愁”。

在这种自甘堕落的消极思想的帮助下，我们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我打开手电在山壁上来回扫着，发现山壁上有很多挺大的山洞，数量还不少，分布在湖边的山体之上。

我一侧脸，发现二平也在我身边用手电照着山壁。二平一看我正看着他，对我说：“干吗这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要不是你小子脚底发滑，我们也不会跌落到这里。”

“妈的，王八蛋你可别血口喷人呀，我什么时候脚底发滑了，我也是被别人撞倒的。”二平听我这么说，急忙问道：“当时不是你在队伍的最后面吗，不是你滑倒，大家怎么可能都滑下来？”

我奇怪道：“我不是在最后呀，我后面应该还有人。”我迷茫地看着大家，结果大家都认为自己是被别人撞倒的，自己没有脚下发滑。

听到这里我差点晕过去，难道这里还能有第七个人不成？真是见了鬼了，难道那僵尸死娘们儿还在？不可能呀，我们亲眼看着她灰飞烟灭了。那会是谁，或者说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撞进了这里？

大家都面面相觑，这种恐怖的感觉和直面梼杌的感觉不一样，这完

全是一种让人肝儿颤的恐怖。秦爷一看目前难以解释的情况实在太多，再这样下去，一旦恐怖的气氛蔓延开来，形势必定会失控。秦爷急忙问二平：“现在你那里还有几个冷烟火？”

二平翻开包数了数：“还剩六个。”

秦爷点头，说道：“好，现在都用上，三个一捆，绑上木板，我们一人一个点燃之后尽量往斜向抛，看看这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否则这么瞎猜不是办法。”

秦爷的决定是非常冒险的，看来秦爷是想孤注一掷，算是豁出去了。不过目前来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既然秦爷作了这个决定，我们也只能服从指挥同志的命令了。

于是，一会儿之后，两道强烈的亮光划破了这片空间中沉寂了千年的黑暗，而我们也看到了一幕奇怪的景象。湖面的中间有一个小岛，奇怪的倒不是这湖心小岛，而是小岛之上竟然有一栋像坛子一样的建筑。

走了这么大半天，大家又重新看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建筑物，好奇心立刻就被调动了起来，也暂时忘却了周围潜伏的重重危机。刘琨一看这个东西就来了劲，本来这家伙好奇心就强，这会儿更是兴奋，催促大家：“哥儿几个，咱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查清真相的吗，幸好我们误打误撞滚到了这湖边，看来所有的谜底就应该在湖中心那个大坛子里，咱们几个就别在这里愣神了，赶快过去吧。那里面又没有卖门票的，我们还等什么？”

我对刘琨说：“我们当然知道要过去，但是我们怎么过去呀？隔着这么长一段湖水呢。”秦爷听我们这么说，对我道：“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游过去。”

坛子宫（2）

此话说来轻巧，但是真做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会游泳的人都明白，这是个非常消耗体力的运动，以我们现在的体能来看，游过去的难度可想而知。本来我们想把老弱妇孺都留在岸上，然后让二平负责保护，过去查看那个大坛子的工作由秦爷、刘琨和我来完成，不过这个想法被伊藤朗坚决地否定了，因为这件事关乎自己多年来的心血和家族的存亡，所以他执意要跟我一起。我们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天，没想到这“日本鬼子”一根筋的劲儿上来了，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本来我们也是一片好心，本着照顾老弱病残的想法，可没想到这家伙反而不领情，我们也就懒得管他。既然他喜欢那就让他跟着，反正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游泳对我来说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只不过现在体力不够，所以速度比较慢，但是就算这样，下水之后我也是前进速度比较快的。这时候冷烟火的光亮早就熄灭了，我们只能依靠手电的光亮往湖中心游，这次是我游在最前面，秦爷负责殿后。游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第一个踏上了湖心岛的地面。

一上岸，我也顾不得把身上的水拧干，急忙打着手电，到处查看。不一会儿其他人也都游了上来，我们围着这个坛子转了一圈，发现它原来是个道观。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道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急忙从正门进入。可能是由于空气不太流通的缘故，这道观里面的味道不是很好。好在道观是坛子样式，肚子是鼓出来的，所以里面的空间很大。否则这样的空气，如果空间再狭窄一些的话，我们非给闷死不行。我们粗略地扫视了

一下，惊喜地发现坛子宫内部的墙壁上绘制着一幅巨大的壁画，壁画的精美程度让人叹为观止，从艺术成就上来看完全可以和欧洲一些大教堂中的中世纪名家壁画相媲美。

除去笔法，壁画的内容更加让人惊叹。由于壁画的面积很大，我们只能用手电一部分一部分地看，但是现在时间并不允许详细研究，我们只能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尽管这样，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内容也让我们有些傻眼。

壁画描绘的似乎是一场上古的战争画面，战争的场面极其恢宏，可以说是一场千军万马的肉搏战。战争的双方搏斗极其惨烈，最令人瞩目是双方的主将都比较怪异，一方主将手拿一根蛇形的权杖，骑乘巨兽，正在指挥战斗，而另一方主将紧紧地把我们眼光吸引住了，我们的心简直跳到嗓子眼，原来我们在壁画上看到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件东西，这名主将的面部竟然佩戴着我们手里的这个面具。这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然而，更加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名主将胯下骑乘的竟然是我们的死对头梼杌。

主将的四周站着四名类似祭司一样的人，这本身不奇怪，奇怪的是这四个人每人手里端着一件东西。这四件东西中有一件我们认识，从外形上看，很明显其中一个祭司手中托的是那个刚才差点被我们炸掉的清风印。

在经历过一系列的惊吓、打击、不解、迷惑之后，我们彻底糊涂了，这清风印既然是清风道人的，那应该是南北朝的东西，而壁画上描绘的是一场上古的战争，二者在时间轴上是没有交叉点的，怎么会出现在同一幅壁画当中？

但是，这幅壁画也有让我们有收获的地方，至少从壁画当中我们看

出了一个事实，这个面具和清风印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面具和清风印是图上描绘的五件组合中的两件。然而，如此一来事情就更加扑朔迷离了，这五件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到底是上古遗物，还是南北朝时的东西？清风、兰陵王、千年女尸现在都被这些线索串联在了一起，他们似乎都跟上面描绘的这几样东西有关。而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一位老教授曾经对我感叹道，历史和考古永远是一门遗憾学科，你在有一个新发现，破解一个萦绕很久的谜团之后，还不等兴奋劲儿过去，就会发现在解开这个谜团的同时，会出现更多的谜团等待你去解开。

现在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们在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之后，总会有更多的疑问浮现出来，引导着我们无止境地探询下去。我不禁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这个秘密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似乎它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无底的深渊，而我们却无助得不能自拔。

秦爷也皱着眉头，紧盯着壁画，表情相当复杂，似乎兴奋夹杂着苦思，反正一副古怪的样子。不过这家伙一向神神道道的，看他这模样我心里也觉得好笑，秦爷这样的人竟然也被难住了。

秦爷跟我还有伊藤朗，对于壁画的内容比较关心，而刘琨、二平和月亮却在东张西望，因为就算让他们看，他们也看不懂。而且对于月亮来说，别说让她看了，可能就算你跟她讲，她也不会明白。

不过这几个人到处乱瞅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正在我们注意力完全被这古怪的壁画所吸引的时候，月亮悄悄地躲到我身后，轻轻地对我说，屋子中间好像坐着一个人。

古盘

月亮的眼力我是领教过的，当初我们在一起在那个漆黑的山缝当中，在只有一只手电照明的情况下，她都认出了那些被毒死的古尸。所以现在她说看到了一个人坐在这坛子宫里，我绝对深信不疑。

我马上用手电照向月亮说的那个方向，果然，在这屋子的中间有一个蒲团，就在这蒲团之上端坐着一个人。此人已经形如干尸，尸身已经干瘪，黑黑的皮肤紧紧地裹在骨头上，但是毛发和胡须尚没有完全脱落。

此人身着青色道袍，五心向天，盘腿而坐。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干尸手里除了抱着一柄拂尘之外，还托着一个盘子，由于离得比较远，我们看不太清具体的情况，只能看个大概。

直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个坐化在这坛子道观中的道士。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道士应该是清风，因为这里面出现的道士除了他没有别人了，再说除了清风自己，谁也没有这个能耐把自己隐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很快伊藤朗就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尽管影像中他看不到清风的脸，但是那身打扮和现在坐在这里这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此人就是清风。

可是，为什么清风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按道理来说，他完全可以逃出生天，而他为什么会坐化在此处？那如此说来，兰陵王陵上面的清风观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边想着一边渐渐往清风身边靠拢，想要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传奇人物。

可是我们绕着清风的肉身转了八百圈了，最后转得我都有点头晕了，大家终于达成了共识，这仅仅是一个死人，没有任何可研究的价值。但

是，他托的那个盘子似乎很有些蹊跷，二平伸手把盘子取了下来。一拿到手里，二平就惊道：“这东西和清风印还有面具是一种材料做的，看上去个头不小，但是却很轻。”

二平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什么，马上回到壁画旁边，果然，那四个祭司一般的人中，其中一个手里托的东西就是这个盘子。这个发现可以说是很振奋人心的，壁画上描绘的五样器物，我们已经得到其中三样，即面具、清风印，还有这个古盘。而画上面所绘的另外两样东西我们却不知道是什么，其中一件是个类似于古鼎一样的器物，另外一个从外形看像一个水桶，两件东西的器型都非常古朴，而且上面没有任何纹饰。刚才我们所设想的没错，这五件器物应该是一套，但是这个五件套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却不得而知。这件事情看起来越发神秘了。

现在我们也来不及研究这些东西了，我急忙让二平把古盘收起来，然后又回到了清风的肉身旁边，仔细地检查了他的道袍和身下的蒲团。我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暗示，能不能弄清墙上那幅神秘的壁画描绘的是件什么事情，以及那五件东西的作用，可是让我感到失望的是，我把这里翻了个遍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我真是弄不明白这清风老道跟我们打的什么哑谜，这家伙留下这些破铜烂铁，然后画了一幅壁画就再也没有任何提示了。不过想来他所要表达的事情必定事关重大，所以必须要用这种隐晦的方式描述出来。但是他这样弄，难度也太大了，现在想要猜出谜底是难上加难了，只能来日方长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大家能出去，就一定有机会把这件事情弄明白。

想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实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任何的耽搁，到了撤退的时候了。记得《潜伏》中于则成说过：“有的时候，撤退也是一种胜利。”